

徐永昌將軍的傳奇(一)

喬家才

(本文插圖刊第4、51頁)

身世孤苦欲哭無淚

徐永昌將軍一生看似很平凡，實則出類拔萃，功業彪炳之傑出人物。民國七十五年為其百歲誕辰，依據所知，草成此文，以表崇敬一代奇人之至意。

徐永昌字次辰，乳名老虎，家人親友暱稱「虎仔」。清光緒十三年九月十六日（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一日）出生於山西省崞縣城北二十里的沿溝村（某教授謂徐永昌生於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不確），民國四十八年（一九五九）七月十三日逝世於臺北。其先世為代州振武衛人，明天啓崇禎間（一六二一—一六四三）徐天才由代州遷至崞縣東關，是為崞縣徐姓之始祖。七世祖徐滿庫即永昌的高祖父，始遷居沿溝村。滿庫生二子明與榮，榮即永昌的曾祖父。榮生萬盛，為永昌的祖父。萬盛生隆與慶，慶生永昌，是為徐天才的十一世孫。其世系如左表：

徐天才	滿庫	明
	榮	萬盛
	隆	慶
	永昌	

一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

沿溝村土地多沙，農田極貧瘠，每畝年產量不過二三斗。徐萬盛所遺留的田產，原本不多，徐慶與其兄徐隆分產後，擁有的農田更為減少，故家境相當貧苦。徐慶娶妻趙氏，年四十四歲始生永昌。徐慶既獲麟兒，倍感興奮，為擺脫貧苦環境，以便培植永昌，乃率妻兒離鄉背井，北走大同，以圖發展。

徐慶至大同，謀得一糧店磨信（掌管磨麵）職務，工作雖極辛苦，然較農村生活，已大有改進。徐家遷大同一年，永昌尚未滿兩週歲，不幸慈母病逝。徐慶續娶張氏，張氏與其前夫育有二女一子，長女已出嫁，次女及子均改姓徐。繼母及兄弟對永昌疼愛異常，故其兒時沐浴於幸福生活中，不因生母見背，稍受委屈。

光緒十九年（一八九三年）永昌已七歲，入大同南關厲先生的私塾。未入私塾前，其父已教他誦讀啟蒙課業，因其天資聰慧，異於常人，老師特別喜歡，不數年，即讀完四書及詩經。

徐永昌九歲（一八九五年）時，厄運接連降於徐家。先是二姐病死，家由南關遷到鼓樓西街，因為距離南關較遠，不再上學。又一年，大哥

由城牆上失足墜地摔死，家再遷到泰寧觀附近樊家院內。

其繼母遭受這樣沉重打擊，憂傷成疾，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）夏天逝世。冬十月父親也病故，十四歲的徐永昌頓成孤兒。家已成空，幸福家庭突然幻滅，真是欲哭無淚，不知怎樣活下去。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，在曹叔的車馬店打雜作苦工，暫時存身。

幼年從軍逃過劫難

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（八月十四日），因慈禧太后縱任義和拳，招來德、俄、英、法、美、義、日、奧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慈禧挾迫光緒皇帝，慌慌張張逃出德勝門，經宣化、張家口、大同、太原，逃往西安。

毅軍兼武衛左軍總統宋慶負責護駕，部隊後撤，到達大同。武衛左軍後路後營營底（營部）駐紮在曹叔車馬店，管帶（營長）盧葵卿，師爺（書記官）徐椿齡。徐師爺年過半百，唯一嗜好就是飲茶，可是當他呼喚沖茶時，士兵常常不在左右，無人應命。徐永昌不願眼看著徐師爺茶水中

斷，代為服務，非常殷勤，不使供應短少。

徐椿齡看見徐永昌年幼機伶，誠實勤快，而遭遇不幸，家庭破滅，孤苦伶仃，況且又是同姓，動了惻隱之心，想要照顧他，因而問永昌願不願意跟他走。永昌已孑然一身，舉目無親，沒有依靠，正在發愁，不知怎樣活下去。經此一問，立刻答應。徐師爺替他在武衛左軍後路後營補了一個名字，雖因年紀太輕，不合當兵或做伙伕的資格，領不到正式糧餉，却開始了軍營生活。

武衛左軍駐大同沒有多久即開始移動，徐永昌隨後路後營營底移駐陽高。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年）隨軍進雁門關，過崞縣，他對這個出生的故鄉，却非常陌生，沒有絲毫印象。再經忻州、太原，往南過韓侯嶺、臨汾、平陸，由茅津渡渡過黃河，走出山西省境。經陝州、洛陽，再北渡黃河，經懷慶府、衛輝府，北行過彰德，入直隸省（河北省）境，過邯鄲、順德、石家莊、定州、保定、涿州，到達南苑。

一年之間，徐永昌由北到南，貫穿山西省境，再由西往東，橫過河南省的北部，然後由南向北，穿越直隸省。踏過兩個半省份，長了許多見識，但也遭受許多折磨，吃了不少苦頭，正如孟子所說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。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

行軍通過韓侯嶺時，適值陰雨天氣，道路泥濘沒胫，徐永昌的鞋襪陷入泥中，祇好赤腳走路。他從來沒有打過赤腳，在泥濘中赤腳行走，輕鬆涼爽，比穿着鞋襪痛快的多。等到走上有碎石子

的道路，刺到腳心，痛苦難忍，一步一跛。一直到了河南，才弄到一雙鞋穿。同事看到他刺傷的腳走路，非常痛苦，到定州後，弄一匹馬給他騎。一來多日行軍，極為疲勞，二來初次騎馬，不懂騎馬的要訣，竟騎在馬背上打起盹來。馬聞火車汽笛怪叫聲，突然驚奔，將他摔下馬來，摔了個半死，昏迷了兩天兩夜。幸無內傷，也沒有腦震盪，逃過一場大劫難。

不願隨軍攻打大同

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年）徐永昌二十歲，自己買了一匹馬，成了武衛左軍馬衛隊的騎衛士。第二年隨軍出關，到黑龍江省剿匪，先擊潰黃五省匪部，再剿滅陶什托匪眾。兩次剿匪，永昌獲得實戰經驗。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年）部隊從東北開回通州。

光緒三十四年，武衛左軍總統馬玉崑（宋慶已故）奉准設立隨營學堂，八月馬玉崑病逝，姜桂題接任總統。隨營學堂總辦為高世讀（書田），招生一百六十人，永昌以倒數第二名，得入武衛左軍隨營學堂。他以名次落後為恥，而其求知熱忱又逾常人，遂加倍努力，力爭上游。第一次月考，進步到第六十一名，第二次月考，再進步到二十四名，第三次月考，突破十名，名列第四，以後第一名即被他獨佔。

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隨營學堂畢業，因高總辦對他有誤會，硬罰扣他的分數，降為第二名，才讓于學忠得了第一。分發左路前營左哨，得為副哨長（副連長），前營管帶為李得功。

這一年八月十九日（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）武昌起義，辛亥革命，山西太原於九月初八（十月二十九日）光復，閻錫山和溫壽泉被選為都督、副都督。續桐溪和弓富魁率忻代寧公團向北挺進，攻佔大同。清廷派第六鎮（師）統制（師長）吳祿貞為山西巡撫，又派武衛左軍左路統領陳希義為大同鎮總兵，率部攻取大同。

徐永昌雖是崞縣人，然童年都在大同度過，大同才是他的故鄉。武衛左軍左路要攻打大同，他不願意自己隨軍去打自己的故鄉，不忍眼見父老流血慘劇，報告了管帶李得功。李得功對他的仁義胸懷，非常稱讚同情。那時武衛左軍改名毅軍，招募了十營新兵，在通州訓練，於是李得功保薦他暫任新兵訓練營哨長（連長）。這是徐永昌一生做人做事堅定不移的立場抱持仁義，最初的表现。

絕不接受不義之財

徐永昌另外一件值得稱讚的事情，就是不想發橫財，絕不接受不義之財。

辛亥革命，南北議和，宣統退位，孫中山先生辭去總統職位，推讓給袁世凱。但袁世凱不願意離開北京到南京去就職，發動兵變，以為藉口。於民國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唆使第三鎮的部分士兵譁變，並且侵入迎袁特使蔡元培的住所，予以直接威脅。天津、保定也有兵變，以證明北方局勢動盪，袁世凱絕不能離開北京。

袁世凱唆使兵變，不過是政治陰謀，以達到不離開北京的目的。可是譁變的士兵，却非常認

真，絕不是兒戲。兵變就要真的兵變，他們大肆搶掠，然後逃離北京。駐通州的部分隊接到北京的電話，要他們截堵逃亡的士兵。各營哨截堵逃亡士兵，先行搜身，將搶掠的財物全部留下，據為己有。徐永昌一生清清白白，不發橫財，不接受不義之財，截捕逃亡士兵以後，絕不搜身，移送管帶去處理。

民國元年陸軍部於各省取消軍政府，裁汰軍隊以後，在京師籌設將校講習所，以收容無職軍官，共錄取三百六十人，分成四隊，每隊九十人。永昌立志做一個真真實實的軍人，隨營學堂所學到的那點軍事知識，實在不夠運用，於是和隨營學堂的老師張桂年、霍咸宜、李耀庭等考入了將校講習所。他在這個學校時間雖短，因為教官非常優良，獲益很多，奠定他的軍事學識基礎。民國二年十一月以第一名畢業。

將校講習所畢業前兩月，陸軍大學第四期招生，各地初試，錄取後再到北京複試。京師初試，報名的達兩百多人，陸軍部和參謀部的科長科員就有多人參加。永昌絕不放過深造的機會，也報名投考。京師初試，僅錄取十七名，錄取比例不到十分之一，永昌輕而易舉及格了。各省初試及格者，來京複試，有四百多人，永昌以第十幾名被錄取，素志得酬。

反對帝制反袁世凱

徐永昌從十四歲參加武衛左軍，離開大同，跟隨部隊駐防通州，又出征東北，沒有機會接觸山西的知名之士，就是有往來、有交情的山西人

，也很少很少。但是同盟會的革命黨人續桐溪，於辛亥革命時，光復大同，李鳴鳳（岐山）光復河東，閻錫山光復太原，鼎足而三，不是等閒人物。續桐溪嶠縣二區西社村人，對徐永昌非常重視。

他覺得一個嶠縣人，沒有任何背景做依靠，單槍匹馬，奮鬥不懈，能够考上陸軍大學，又是名列前茅，實不尋常，打定主義要和他建立關係。因此徐永昌在陸大時期，逐漸結識了北方革命黨人續桐溪、鄧寶珊（天水人）、胡德夫（五臺人）、李鳴鳳（安邑人）、郭宗道（五臺人）、武士敏（勉之，察哈爾人）、馮欽哉（萬泉人）、劉守中（允丞，陝西人）、續範亭（嶠縣人）等，已經不是單純的軍人了。

袁世凱於民國二年使人刺殺宋教仁於上海火車站，引起二次革命。繼又撤銷國民黨國會議員資格，廢止約法。民國四年又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，倒行逆施，徐永昌對袁世凱很不滿意，不過還不相信袁會進行帝制。徐永昌以為當年曹錕尚不敢篡漢，聰明如袁世凱，何敢篡竊民國？等到袁世凱宣布民國五年改元「洪憲」，帝制已成事實，徐永昌立時開始反袁反帝制活動。

民國五年春天他離開陸大，到上海和孫岳（禹行）、王法勤（勵齋）等進行討袁活動，他們決定先去浙江策動反袁。及抵嘉興，聞浙江已經驅逐巡按使屈映光宣布獨立，於是折返上海。後知居正（覺生）奉孫中山先生之命，在山東起義討袁，乃決定赴山東協助居正、吳大洲討袁。

他抵達青島，袁世凱已於六月六日羞愧而死

，乃到達周村，幫助吳大洲籌設參謀機構以後，七月間抵達北京，返回陸大，民國五年年底陸大畢業。為便於和孫岳、續桐溪等策劃救國大計，不願離開北京，在陸軍訓練總監部任編輯官。

最先討伐張勳復辟

民國六年段祺瑞馬廠督師，討伐張勳復辟，自認為再建民國，實際是撿了一個大便宜。最先要討伐張勳的，不是段祺瑞，而是徐永昌，祇因他當時不過是一位陸大畢業生，沒有實力，人微言輕，號召力不大，這個重建民國的榮譽，才被段祺瑞搶去。

徐永昌覺得中華民國很不幸，袁世凱洪憲帝制已經荒唐透頂，民國六年督軍團徐州會議後，醞釀復辟，簡直是兒戲，莫名其妙。六年五月總統黎元洪免去國務總理段祺瑞職，督軍團叛變，黎召安徽督軍張勳入京，共商國事，這是引狼入室，處置失當。

張勳偕康有為率領三千名辦子兵入京，藉此機會實現他們的復辟陰謀。七月一日，張勳和康有為擁護儀在北京復辟，街上懸掛黃龍旗。

張勳六月十四日入京時，孫岳為直隸督軍曹錕的顧問，徐永昌趕緊到保定，想借孫岳的關係，說服曹錕，派出兩團輕裝部隊，速赴北京，解決辦子兵，活捉張勳，粉碎復辟陰謀。不意孫岳避往鄉下，而曹錕曾參加徐州會議，態度曖昧。保定之行，毫無結果，趕緊回到天津，和續桐溪、鄧寶珊、胡德夫、馮欽哉、武士敏及李鳴鳳等商討討伐張勳的策略。

李鳴鳳和前陝西都督陸建章很熟習，陸也反對復辟，志同道合。經李介紹，陸建章要徐永昌赴通州，說動第四混成旅旅長張錫元討伐張勳，並且交他帶去一萬元，作為張旅的開拔費。並囑徐永昌先去廊坊，和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取得聯絡，兩部配合，定可一舉成功。

徐永昌到達廊坊，和馮玉祥晤面以後，第二天到通州，將陸建章的信和錢交給張錫元，約安第二天一早在朝陽門碰頭。天下事成敗禍福，往往出人意料之外。徐永昌連日奔波，太疲倦了，一覺睡過頭，沒有在天亮的時候趕到朝陽門，後在通州車站看到張錫元。

「早晨我們已經進入朝陽門，本可擴大佔領。」張錫元說：「後來接到王士珍的電話，要我帶部隊帶回，復辟問題，政府自有辦法。所以，我把部隊帶回來了。」

馮張合力解決張勳，輕而易舉，即使馮張單獨進行，也無問題。不幸馮玉祥前進不力，張錫元又被王士珍的一通電話退回通州。徐永昌討伐張勳復辟活動，勞而無功，計劃頓成泡影。段祺瑞才在馬廠誓師，曹錕響應，派王承斌旅襲佔彰儀門，閻錫山也派晉北鎮守使張樹幟由京綏路出兵討張。七月十二日段祺瑞進北京，張勳逃往荷蘭使館，復辟鬧劇結束。徐永昌幕後活動，奔走呼號，却很少有人知道。

嚮往南方軍政府

徐永昌和續桐溪等交往以後，在思想方面，對國是的主張方面，有了新的認識，信仰了孫中

山先生，嚮往南方革命政府。他於陸軍訓練總監部裁撤以後，沒有再任公職，移居代郡會館，與續桐溪朝夕相聚，研究辛亥革命以後，孫中山先生主張不能實現的情形，計劃未來行動。

直隸督軍曹錕命孫岳籌辦直隸軍官教育團，孫任團長，以徐永昌為教育長。永昌對訓練工作極感興趣，而此一訓練，關係又很重要，以後國民第三軍成立，就以軍官教育團學員為骨幹。

民國六年八月國會議員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，選舉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，在廣州組織軍政府。七年五月徐永昌由保定到上海，偕續桐溪及霍州人閻志遠、陝西人劉靄如南去廣州，擬晉謁中山先生，請示以後行動方針。很不幸，因非常國會通過改組軍政府，改大元帥制為七總裁制，選中山先生及岑春煊、陸榮廷、唐繼堯、唐紹儀、伍廷芳、林葆懌為軍政府政務總裁，中山先生發布通電，辭大元帥職，已離開廣州，使他們此行落空。

既然見不到中山先生，乃改變計劃，仍回北方。其時于右任先生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，下轄六路：第一路郭堅、第二路樊鍾秀、第三路曹世英、第四路胡景翼、第五路高峻、第六路盧占魁，與陝西督軍陳樹藩對峙於渭河南北岸，情況困難，無法進展，於是他們決定進行援陝工作。

奔走援陝煞費苦心

徐永昌主張在大西北建立革命根據地，於是偕續桐溪經香港、越南，到達雲南，先訪滇黔川靖國聯軍總司令唐繼堯，再到四川訪四川靖國軍

總司令熊克武。曾與川滇黔將領在重慶會商援陝問題，決定由滇軍撥出部份部隊，由唐繼堯之日本士官學校同期同學姚維藩任司令，閻志遠任參謀長，組織援陝軍。

續桐溪和熊克武的交情不差，說服熊經營陝南，派呂超向漢中推進。徐、續也到達廣元，準備入陝。不意呂超圍攻漢中失敗，姚維藩的援陝軍也不聽他指揮，終於潰散，援陝就這樣結束了。

徐永昌在重慶會議時，得知譚延闓購到新槍萬枝，他覺得革命形勢大可改觀。向唐繼堯等建議，派出得力部隊支援譚延闓收復湖南全境，再和李烈鈞等經營江西，兩省連成一氣，造成形勢，則陸榮廷在粵，便不能有所作為。無奈各個擁有兵力者，都作自私自打算，沒有遠見，不能接受他的建議，於是他感慨地說：「今後誤國者，不盡在北方了。」

續桐溪由川赴滬，他則返回保定。民國九年，徐永昌聞知續桐溪在陝西三原染病，乃由豫入陝，前往探望，在渭南遇到李鳴鳳，偕往西安晤陳樹藩，再往三原。徐永昌認為向西發展極為重要，陳樹藩也願意和靖國軍和解，協助他們經營甘肅，不再和他在陝西對立。

當時的形勢，靖國軍很難有所作為。徐永昌經營西北的構想，就是和續桐溪、鄧寶珊、弓富魁、胡德夫、馮欽哉、武士敏、李鳴鳳等十幾位志同道合的友好，各募集百人，籌措幾十支槍支，同心協力，埋頭苦幹，經營甘肅，以奠定西北的革命基礎。但大家以為籌措幾十支槍就不容易

誰都沒有這種耐心。

這次徐永昌陝西之行，毫無結果，祇好再回保定。路過雨金屯，再把他的構想告訴李鳴鳳，希望李放棄管轄幾百人的游擊司令官，以他所有的槍支為基礎，集合在三原的同志，從頭幹起，可得到陳樹藩的協助，向甘肅發展，既解決了陝西問題，又可樹立一個新的北方革命里程碑。李鳴鳳很贊成這個計劃，就是扔不掉目前的游擊司令。

使河南省免遭戰禍

徐永昌從陝西回保定以後，駐鄭州第八混成旅旅長靳雲鵬請他到鄭州代為校閱部隊。校閱完畢，直皖戰爭就要爆發了。皖系邊防軍和參戰軍已經和直系部隊在德州、廊坊、琉璃河一帶開始接觸。當時在河南的雙方部隊，皖系邊防軍為宋一清和張國維兩個旅，已經和直系第三師董振國旅在汜水一帶對峙。靳雲鵬和駐鄭州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承斌為陸大第一期同學，又和張國維、宋一清是舊識，他既不能幫助曹錕和吳佩孚，又不願意幫助段祺瑞和徐樹錚，於是和王承斌發起河南和平運動，避免作戰，等待戰爭結束，皖勝則河南歸皖，直勝則河南歸直。這一項和平任務，由徐永昌溝通說服雙方，他勝任愉快，得到董振國和宋一清雙方的信任和合作。所以直皖戰爭戰禍沒有延伸到河南，使河南地方沒有流血事件，老百姓免於塗炭，是徐永昌之功。

直皖戰爭，曹吳大勝，於是大事擴編部隊，計有吳佩孚的第十三師、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師、

張福來的第二十四師、蕭耀南的第二十五師、曹瑛的第七混成旅、葛樹屏的十二混成旅、董振國的第十三混成旅、彭壽莘的第十四混成旅、孫岳的第十五混成旅，共擴充為四個師、五個混成旅。孫岳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長，以徐永昌為參謀長，已經成為直系正式部隊。

吳佩孚不如徐永昌

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，吳佩孚、齊燮元、蕭耀南、陳光遠、田中玉、趙倜、馮玉祥、劉鎮華等通電宣布張作霖十大罪狀，爆發直奉戰爭。吳佩孚為直軍總指揮，分三路對抗奉軍。東路司令彭壽莘指揮三個混成旅以對抗奉軍張作相，中路司令王承斌指揮一師兩混成旅以對抗奉軍張學良、郭松齡，西路司令孫岳指揮三個混成旅以對抗奉軍張景惠。奉軍共有兩師八旅兵力，主力則在西路京漢線方面。

這次直奉戰爭，在指揮作戰方面，秀才總指揮吳佩孚的確不如陸大出身的十五旅參謀長徐永昌。西路司令原駐良鄉，吳佩孚到達良鄉後，西路司令部向前推進到楊村。這一方面戰爭非常激烈，砲彈已經落到司令部附近，徐永昌非常沉着，鎮定不動，不向後撤退。手中祇控制着兩連新兵，萬不得已，不能用來作戰。

一天吳佩孚前來視察，主張立刻用這兩連新兵增援反攻，徐永昌說新兵不能作戰，要反攻也要等到夜間。吳佩孚剛愎自用，態度非常惡劣，斥責徐永昌擾亂軍心，親自下達命令，把這兩連新兵增援上去，結果一會兒就垮了下來。吳又把

他的輜重營增援上去，因為敵方兵力雄厚，反攻無效，旋又撤走。這一來，却引起敵軍反攻，再將第三師的一個旅調來對抗，才穩住陣線。

吳佩孚和徐永昌指揮作戰衝突，不特犧牲了兩連新兵，反引來敵人的反攻。身為總指揮，以擾亂軍心來責罵一位旅參謀長，極欠考慮。

五月五日奉軍退走軍糧城，向京榆大道總退却。北京政府來個馬後砲，命令奉軍退出關外，直軍退回原防地。因為河南督軍趙倜與奉方有勾結，已與靳雲鵬部衝突，吳佩孚命孫岳率十五旅南下援豫。孫旅協助解決趙倜之變以後，仍開回保定。

冀南剿匪除暴安良

直奉戰爭，主力戰在西路，吳佩孚且曾親來指揮，所以西路最吃力，孫岳、徐永昌戰功最大。戰爭結束，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，吳佩孚為副使，馮玉祥為河南督軍兼省長，王承斌為直隸省長，胡景翼為暫編第一師師長。原孫岳第十五旅第二團團長曹士傑為曹士銀的姪兒，也升為新編第十六旅旅長。

因為吳佩孚罵過徐永昌，對孫、徐有成見，償不及孫、徐，曹錕也覺得過意不去，乃派孫岳為冀南鎮守使兼右翼巡防隊統領，十五旅第二團出缺，曹錕以旅參謀長徐永昌為團長。他一心一意整訓這個團，使成勁旅，算是確實掌握了實力，成為十五旅的主力。

十五旅駐防大名以後，因孫岳多病，不常在軍中，又代表曹錕赴上海謁見孫中山先生，剿匪

責任，實際落在徐永昌肩上。時冀南土匪遍地，多達十股，民不聊生，而毒品充斥，爲害尤烈。

徐永昌告訴官兵，土匪並不可怕，因爲他們都是懶惰油滑、投機取巧的烏合之衆，祇要軍隊勇敢沉着，土匪見了就會逃跑，不堪一擊。他帶的部隊，士氣非常旺盛，第一次在南宮附近圍困住一股較大的土匪，因爲南宮游擊隊長出賣了一條出路，讓土匪逃脫，他將游擊隊長正法，地方上惡勢力再也不敢和土匪勾結，則匪因而非常順利，不到一年，冀南地方平靖了。

土匪問題和毒品關係很大，老百姓一旦吸毒上癮，家產蕩然，無法生活，不得不爲非作歹，流落爲匪。毒品係金丹和海洛英，由日本人製造販賣，從天津流入各地。徐永昌禁毒，雷厲風行，捉住毒品販子，就地槍決。毒品販子絕跡，切斷毒品來源。終於冀南的土匪和毒品，同時肅清，除暴安良，造福冀南。

深謀遠慮顧全大局

直奉戰爭以後，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直系軍閥手中。先以反對新國會爲藉口，逼走新國會選出的總統徐世昌，擁護黎元洪復職。繼後又強迫黎元洪離京去天津，於十二年十月五日賄選曹錕爲大總統，造成民國史上第一大污點。吳佩孚繼曹錕爲直魯豫巡閱使，直隸省長王承斌兼副使，齊燮元爲蘇皖贛巡閱使，蕭耀南爲兩湖巡閱使，熊炳琦做了山東省省長，李倬章做了河南省省長，楊清臣也在河南做了二十五師師長。惟獨三載保定兵變，直奉戰爭在西路對抗強敵，援豫擊潰趙倜

，肅清冀南土匪的孫岳，仍舊是十五旅旅長，有功不賞，極不公平道，就連曹錕左右的人們，也爲孫岳抱不平。

續桐溪和陝西的劉守中常來游說孫岳，要他倒戈反對曹吳，孫岳徵求徐永昌的意見。徐永昌不贊成倒曹吳的戈，他認爲奉軍軍紀敗壞，禍國殃民，曹錕、吳佩孚尙知有國家人民，應幫助曹、吳先消除奉軍。如曹、吳必須打倒，也應該等消除奉軍以後，才可進行。若先倒曹、吳，是先後倒置，實屬不當。徐永昌完全是以整個國家的利益爲前提，說出他的看法和主張。孫岳聽從了徐永昌的意見，續桐溪很不高興。這是他們二人交往以來，第一次意見分歧。續桐溪勸說孫岳不成，再去南苑游說馮玉祥，馮玉祥受吳佩孚排擠，不能在河南立腳，任北京檢閱使，駐在南苑，抑鬱不樂。曹、吳賞罰不公，潛伏下馮玉祥倒戈使曹吳失敗的禍根。

孫岳對處境不滿，提出辭呈，並保第一團團長劉德倫任十五旅旅長，徐永昌任冀南鎮守使兼巡防隊統領。本來孫徐二人不僅是長官部屬關係，而且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。十五旅靠徐永昌幫助整理，才加強實力，實際上已成十五旅的第二號人物，受到孫左右人員的妒忌。又因他介紹山西人員凌衡和參謀趙夢周到十五旅工作，於是散布流言，動搖孫岳對徐永昌的信心。

一天孫岳問徐永昌：「有人說你反對我辭職，是想帶十五旅，不願意帶巡防隊。」

徐永昌引述民國七年和續桐溪到四川，進行援陝，在廣元，呂超告訴他，熊克武懷疑呂超要

取而代之，呂超對熊克武發誓，祇要熊在四川，他就不來漢水以南做事。徐永昌對孫岳誓言：「我終身不帶十五旅，你可以放心了吧？」孫岳才釋然，徐永昌深謀遠慮，顧大局識大體，使孫岳非常信服。

真正化腐朽爲神奇

十五旅駐定州的第一團團長劉德倫病故，因爲劉團長多病，秉性寬厚柔弱，軍務廢弛，部隊腐敗。孫岳想趁劉病故，予以徹底整頓，使成勁旅。要達這個目的，除調徐永昌立任團長，嚴格訓練外，別無他法，於是徐永昌由第二團團長調爲第一團團長。

徐永昌和十五旅第二團有極濃厚的感情，第二團已經訓練成一個紀律極嚴，作戰力強，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的部隊，他極不願意離開。但他深知孫岳的用意，祇好前去定州，再爲十五旅整飭訓練改造一個腐敗的團，使成勁旅，真正做到了化腐朽爲神奇。徐永昌訓練軍隊，不求速效，腳踏實地，按部就班，一班接一班舉辦士兵補習教育。他以愛的教育對待士兵，雖然訓練嚴格，士兵不以爲苦，不起反感，軍中風氣大大改變。部隊好壞，全靠幹部健全與否，沒有好的幹部，就無法訓練成勁旅。

他在兩個月內換了兩位營長、八位連長，親自對士兵點名問話，終於使第一團脫胎換骨成爲勁旅。他和續桐溪觀念上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對土匪問題。他不要土匪，不准土匪混進部隊，續桐溪却主張要革命，土匪是可以利用的。徐永昌以

爲，因爲要革命，才絕對不能利用土匪，否則不成了以暴易暴，還談甚麼革命？

他訓練部隊，除了加緊學、術科訓練，嚴肅軍風紀外，極注意精神教育。他以為軍隊的士氣非常重要，士氣旺盛，才能擊敗敵人，才能打勝仗。士氣旺盛，全靠精神教育。

(一)聽話和講話 他要軍官會聽長官的話，再訓練士兵也會聽話。會聽話就是聽的清清楚楚，聽懂說話的意思，能够牢牢記住，確實實行，不能當做耳邊風，聽過就忘記。聽話重要，講話更重要。講話要出於至誠，要懇切，有感情。要清

楚，讓聽話的人能够聽懂，受感動，照樣去做，才有效果。

(二)通人情 通達人情，是帶兵的要訣。通人情才能發生感情，才能有同情心，才能和士兵打成一片。古來名將與士兵同甘苦，就是通人情的具體表現。

(三)去妒忌 妒忌是人類最壞的毛病，好多事情因妒忌而敗壞。自己不努力，還要妒忌別人的成就，最要不得。他要官兵除去妒忌心理，對別人的長處，不要妒忌，還要學習效法，以求自己進步。除去妒忌，軍隊就能團結、互助，增加力量。

(四)恕人責己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，是中國人做人的道德標準，所以他苦口婆心，要求官兵要自己多多反省，處處責己，寬恕他人，所有的人事糾紛就會消除，加強軍隊的團結。

(五)靠自己 他十四歲便成爲孤兒，一切全靠自己自立自強，深深體會到靠自己的重要性。他從自己的實地經驗，教導部屬，既親切又實在，收效很大。徐永昌把十五旅的第一第二兩團，訓練成堅強的戰鬥部隊，對於孫岳以後的發展，關係極爲重大。有了實在的力量，才是事業的真正基礎。(未完待續)

編輯報告 (一)

編者

△六十年前北伐軍興，打先鋒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張發奎將軍所部血戰汀泗橋，一舉擊潰吳佩孚，奠定北伐成功、全國統一的初基。第四軍因此被國人譽之爲鐵軍，舉國同欽，八方矚目，風頭之足，無與倫比。嗣後南征北討，轉戰各地，有更多輝煌戰功，也有不少次誤入歧途，釀成內亂戰禍。張發奎和他的「鐵軍」第四軍從此也毀譽參半，令人另眼相看。然而不論是譽是毀，張發奎和第四軍在一部中國近代史裡，永遠都會立於最突出而相當的重要的地位。繆培基教授和新四軍頗有淵源，如今秉其史家直筆，爲撰「張發奎與鐵軍之興衰」一文，許許多多迄今爭議紛紜、莫衷一是的故實，俱將在此大白於世，可以

稱得上爲一篇信史。

△李昌來教授的「湖南大學六年回顧」一文傳誦一時，佳評如潮，本期結束篇由湖南大學寫到他個人、戀愛、課讀、就業，……以至於他對湖南大學的十年眷戀，懷舊憶往，孺慕寄望之情躍然紙上，「唯至情可得爲至文」，在此可以獲一明證。

△花都巴黎旖旎風光，一向爲舉世墨人騷客所嚮往。黃天邁先生早年負笈法國，多年以來出使各國，見聞廣博，由他重拾花都巴黎的舊聞趣事、宮闈秘勿、藝壇佳話所在多有，俯拾即是。一篇在手，足意味無窮。

△樊慶華先生的「七件驚人的共謀案」，自

民國十九年以迄三十九年，二十年間所破獲的共謀案中揀其情節重大、影響深遠的七件詳加抒寫。每一件都與一部中國現代史息息相關，每一件都是曲折離奇、波譎詭秘的奇案。

△讀者龔平章先生來函指正二三三期吳國柄博士「比利時豔遇」文提及在比利時採購鐵路材料之隴海路督辦應爲章祐別號舊臣，江蘇人，特此更正並向龔先生致謝。二二九期「華僑文教續紛」文內華僑文教會會議宣言起草委員之一孫岩越應爲孫岩越，承楊繼高先生來函指正，謹此敬謝。

△本期稿擠，李郁塘先生「堯樂博士傳之卅七」以及吳俊升教授、楊萬良先生等的作品均延至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